

## 村牆

韓振遠

村牆早就不存在了，我仍忘不了。那斑駁的牆體，滿是豁口的牆頭早已深刻在腦海里，多少年來，我努力想忘掉它，擺脫它，却做不到。明明早已不存在，我也走出來許多年了，但它好像仍然橫亘在心裏，成為一道高高的坎兒，堅硬、高聳，怎麼也迈不過去。

村牆是土夯牆，不高，也不厚，却將村莊包裹得嚴嚴實實。一個陰雨綿綿的秋日，村牆轰然倒塌了一段，在潮濕的空氣中騰起一股干黃的塵埃。頓時，村子里透過一陣風，直直吹到人身上，村裡亮晃晃的，讓人很不習慣，彷彿隨時會有盜賊越過那道豁口闯進村子，所有人心里都發怵。天剛放晴，村里要做的頭等大事，是將倒塌的村牆重新建起來。我和一幫年輕人被派去干這活兒。筑牆方法是最古老的版築法，用麻繩將木桿捆扎好，往裡填上濕潤的黃土，提起鐵杵子，喊着號子，呼喚呼喚好一陣子，在新土上留下夯窩，然後，打牆的板兒上下翻，再填土，再夯实。不到天黑，牆筑起來了。再從村裡走過時，心裡踏實，連風都溫柔了許多。

牆內又恢復了平靜，炊烟裊裊，雞鳴犬吠，日子过得庸常而又無聊。時間長了，就想走出去。每當有外出的活兒，哪怕明知很苦很累也搶着去，在外邊還未待幾天，外出的新鮮快樂離去，孤單寂寞襲來，才感到世界原來如此可怕，人怎麼可能這樣渺小，心中心怎么会如此无助，不禁想起有家在的村落，懷念起斑駁的村牆。思念中，村牆不再那麼蒼涼干硬，變得綿長而又溫柔，像一個溫暖的懷抱，想撲進其中。

村牆最早的作用是防匪患的，兵荒馬亂的年月，一道高高的村牆，會為村民提供心理上的安慰。每天傍晚，沉重的村門緩緩地關上，人在裡面睡得踏實。前幾年考查明清民居，我曾去過許多古村落，在長城脚下，見過如同長城一樣高大的村牆，在太行山區，還見過如同城牆般堅固的村牆，上面有牆垛、敵樓和箭孔。與這些地方的村牆相比，我們村的村牆太單薄了。可是，它同樣能給鄉親們帶來安全感。中國的村莊其實都是個堡寨，村牆是最起碼的防護工事。村牆將村子圍起來，也將人和人的思緒圈起來，想事情，往往出不了那道牆。辦事情，到村牆根兒就擋住了。

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，村牆一段段坍塌了。劉家兄弟分家，要划塊宅基地；王家兒子要娶媳婦，想有個新院落，村牆內再也盛不下膨脹的人們，只好像推煎餅般往外延展。漸漸地，村牆外有了新宅院。剛開始，村里人管村牆外的巷道叫村外，以後，村外人家越來越多，村牆已不再起作用了，變為一道礙眼的梁架，塌了再沒人補，沒塌的也被一段段放倒，村莊再也不需要村牆了。

一拨撥年輕人開始走出去，像一只只飛出去的鳥兒，想無拘無束地闖蕩出一個新世界，但不論走到哪裏，都會發現那道斑駁的村牆還橫在眼前，想象力再豐富，到村牆前就到了尽头；本事再大，到村牆前也無從發揮。想翱翔在無垠的藍天，却常常被心中無形的村牆擋得傷痕累累。他們發現，村牆儘管沒有了，却還死死地將他們圈着，无论怎麼努力也走不出去。

前些天，我又回到了村裡，看到幾名年輕人在村裡晃蕩，他們都在外面打工，剛從外地回來，從他們的臉上，我隱隱看出几分焦躁。過幾天，他們還會出去，暫時回到這無形的村牆內，不過是要用想像中的安全感來撫平内心焦躁。他們其實和我一樣，人出去了，心還在村裡，不論走到哪裏，心裡都有堵村牆。

我已在城市生活了許多年，本來以為，即使心裏的那道村牆還在，有形的村牆却不會再有了，沒想到却看到更多的牆。高樓林立的小区固然舒適氣派，却無一不用牆圈着，和村牆沒什麼兩樣，只是不那麼斑駁，沒那麼蒼桑，不會像村牆那樣，用版築法，讓年輕人提起杵子用力地夯，自己將自己圈在裡面。只需請來工匠，用水泥、紅磚砌好，加上鋼筋欄就行了，這樣的牆比村裡的牆更堅固，被圈在裡面安全舒適，很愜意，不知道在裡面住久了，是不是也會像我一樣再也走不出來。

## 閱讀 一场不动声色的心灵赋能

董曉奎

某雜志向我約稿，主題談閱讀。紙刊、約稿、閱讀，這些字眼迎面撲來，令人唏噓傷感，彷彿往日的生活节奏和心靈秩序並未消逝，在時光的長河中，我們心境明亮，從善如流，去理會，去踐行，去愛，去互助，去匡扶，却也始終遵從內心、忠于自我，活得盡興盡情。

閱讀是私人領地，是一個人最高貴的私人權利，是一個人最自由的精神生活。

每一位古代先賢都是情怀深厚、赤白干净的閱讀推廣人。北宋文學家黃庭堅說：“人不讀書，一日則尘俗生其間，二日則照鏡面可憎，三日則對人言語无味。”一個人俗氣沖天，枯燥無趣，原來竟是不讀書的惡果。曾文正公在家中書教導後代：“人之氣質，由於天生，很難改變，唯讀書則可以變其氣

質。古之精于相法者，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。”

閱讀是精神生活的最低標配。前幾年白岩松在廈門大學有一個關於閱讀的演講，“我總納悶，你見過把哪個日子定為‘吃饭日’嗎？既然沒有吃饭日，那为什么要有一个读书日呢？对于身体、肉体来说，不吃饭活不下去，但对于我们的精神来说，不读书难道不也是跟不吃饭一样活不下去吗？”

湖北育兒嫂范雨素的散文《我是范雨素》一夜之間躉紅網絡，在一次訪談中，她说，人活着，要有精神生活，如果只是为了吃喝，像我這種對物質生活要求不高的人，頓飯一個紅薯就可以打發了，那麼，這樣活着多沒意思啊……活着就要做点儿和吃饭无关的事，滿足一下自己的精神欲望。

下班之後，范雨素選擇读书写作；周末時間，她泡在北京皮村“工友之家”，這裡有閱覽室、有文學沙龙、有劇社、有趣味相投的人。每週來這裡浸泡一次，洗滌一次，她才感覺活得像個人。站在人生的疑難處，閱讀幫助我們涵養精神生態，增加心力。閱讀讓我們免受无知之苦。

《華盛頓郵報》曾做過一個調查：你認為人世间最奢侈的物品是什么？

答案排在第一位的是“生命的覺醒和頓悟”，之後才是“一顆自由、喜悅、充滿愛的心”“走遍天下的氣魄”“彼此深愛的靈魂伴侶”“能感染並點燃他人的希望”……

當然，清醒是痛苦的，但是相比於愚昧無知，有些人樂於承受因窮理盡性而招致的各種現困境。

身邊有這樣的朋友，他們喜歡閱讀，却並不想對自己進行寫作訓練。作為寫作者，我很羨慕這種無功利、無負擔的閱讀狀態。按理說，一個寫作者的閱讀應該更有質量，閱讀是寫作者問學的路徑，可是，不少寫作者壓根兒就沒有閱讀生活。一個年輕的文學愛好者讓我給他看稿子，因為與他父輩交好，我直來直去地建議他少混圈子，有空多讀点儿好書。他說，我每天都讀啊，你看我朋友圈轉發的。我說，你的那些轉發是應酬，不是閱讀。你不读书還敢輸出，這是多無知者無畏啊。

記得木心在《文學回憶錄》里評價某些文學作品：“面對這些著作，笼统的感觉是：質薄、氣弱，作者把读者看得很低，範圍限得很小，其功急，其利近，其用心大失良苦——怎么会這樣的呢，恐怕不光是知識的貧困，而主要是品性的貧困。”

有些書是“知識的貧困”，有些則是作者“品性的貧困”。如果雙重貧困者馳騁文坛成為文字輸出者，必須警惕屏蔽。

一個人是不是读书人，從他的模樣就能看出来，读书人的眼神溫和清湛，與土眉俗眼、油里油氣的“文痞子”自然是不一樣的。

對於有些寫作者而言，读书

比吃饭重要，读书是生存刚需。

那年，我女兒考上重點中學，家長面試時，校領導問了我3個問題：孩子何時有的手機？在培养孩子閱讀方面，你們做了哪些努力？如果孩子在學校與其他學生發生衝突，你們家長以怎樣的態度來解決？

新生家長見面會上，校領導說，這3年，除了要幫助你們的孩子升學，還要讓孩子在這3年里愛上閱讀。一個喜歡閱讀的孩子未來不會差的。如果你们的孩子愛上了閱讀，携着书香走向人生的各個起跑點，我認為，這份收穫比考上重點學校還要珍貴。一個人有閱讀的愛好，他的人生就有了長明燈一樣的照耀。

閱讀是對“生命全程”的无声幫扶。但是，若一味地強調閱讀只是私生活，又未免太狹隘偏頗了。還記得二戰期間倫敦荷蘭屋圖書館留在虛墟之上的那個鏡頭嗎？

1940年9月，倫敦慘遭德國空軍瘋狂轟炸，荷蘭屋圖書館化為一片廢墟。戰爭的恐怖並沒有摧毀人们对生活的熱望。倫敦人按時出行，人們不斷重建，生的希望奔騰不息。10月22日，3名勇士造訪荷蘭屋圖書館，廢墟之上，他們神情自若地在閱讀。他們衣冠整潔，紳士之風在斷壁殘垣之中大放光輝。荷蘭屋圖書館的屋脊已經倒塌，但是書架依然挺立，書籍岿然不動，完好如初。3名讀者對周遭的一切渾然不覺，完全沉浸在閱讀中。這一幕成為人類閱讀史、文化史中為震撼的記載。

“倫敦就好像一頭史前時期的巨獸，能夠忍受可怕的創痛，雖然遍體鱗傷、血肉模糊，也照样能生活和活動。”英國首相丘吉爾在《二戰回憶錄》中寫道：

“那是英國人，尤其是地靈人杰的倫敦人最為光彩的時候。无论是不苟言笑還是快活開朗的人，无论是固執呆板還是善于變通的人，他們都以一種不屈的民族骨氣，適應了那種陌生的充滿恐怖、充滿動盪的新生活。”

戰爭可以輕易地摧毀物質世界，却無法摧毀人類借由閱讀建立起來的文明與信仰。

## 在鐵山

(組詩)

侯明輝

## 檢修班記

有一些事物：屬於檢修班，也屬於我  
比如活扳手  
比如焊割槍，比如卷尺和鋼絲繩扣  
它們像一扇門  
連接着古銅色的嘈雜和汗酸味  
檢修的汗滴和用飯盒蓋喝酒的人

班長老徐已經調走了  
老劉大哥、老李二哥也退休了  
老實人太童仍一絲不苟地守着房庫  
真快啊，仅仅十二年  
檢修班只剩下戴眼鏡的小陳  
還認識我，知道這些旧人和旧事

乘車路過岩石站檢修班  
我想起了冬天里的那場雪  
想起了排岩機上的洁白與凜冽  
嘉茂還那麼年輕吧，長青酒量沒減吧  
看着一閃而過的通勤客車、電車所、防護擋牆  
我的手心，還是津津津地發熱

## 礦工老白

一切還是老樣子，車間還是那個車間  
組班還是那個組班  
連吃飯用的長條鐵桌子和藍色工具箱  
都沒有變化  
唯一變化的是，小白變成了老白

三十五年了，如一顆柳丁  
老白把自己狠狠地打进階梯的陡壁  
更像一只陀螺，被光陰不停地抽打着  
一刻也不曾停下來過  
头发一天天稀疏，花白  
像山坡上僅剩的積雪  
忙碌的身影  
像旋轉的風動扳手  
更是古稀父母亲的身体和女儿的婚事  
忙碌的老白，比我幸福  
下班後，他可以去陪陪父親、母親

金色的落日，鋪滿了鐵山中路的小酒店  
暮色在我的皱纹里，一天天老去  
突然想起，很久沒有看到老白了  
沒有和他喝酒或閒聊了  
聊聊組班的趣事和變化，聊聊我們

## 岩石站

頂頂上，有橘黃色安全帽、粉塵和震顫  
有巨大的橋式吊車，如鳥  
岩石站，像人間最大的商場或舞台  
千万噸的山巔、光明和運礦車  
如穿梭游人，接踵比肩穿城而去

這些巨大的破碎機、動錐和礦倉  
巨大的鐵嘴巴和好胃口  
撕咬着陡峭的山體和懸崖  
向地下十二米，是重板平台  
再向下十四米  
是奔跑的隧道和運輸皮帶  
像一列老式火車，更像我流逝的青春

一块铁，一块衬板  
是我的眷恋、惦记和尘世  
是大嗓门儿的工友，是我自己  
明知道岩石站听不懂我说的这些  
但我仍在诉说

## 290平硐

像遺失多年的地理坐標，像門牌號碼  
更像一串滾燙的密電文  
詮釋着一座鐵山的前世和今生

腐蝕的枕木、鐵锈，幻化的巷道、溜井  
互為彼此，又互為永決  
縱橫交錯間，有一個個恍惚的背影

面對290平硐遺址，如面對逝去的父親  
那緩緩駛離的運礦電機車

有它自己的肺活量、咳嗽和硬骨頭

苍劲、简朴，每一笔里都有一扇门  
都有一桩桩旧事和一位位故人  
爱上了一座山，一座山也拼命地爱上了我

## 下盤作業區

每一块铁石，都是一个人  
都努力摆脱着沉重的肉身和山体  
在采场上行走，如赴一场宴席  
更如与往事对饮

接受矿山的初始、鼎盛和蝶變  
如接受父辈的佝偻、山脊的降低  
采场深陷，如沟壑，如盆地  
如纵横交错的湖底  
游弋的运矿车似鱼，钻机似礁石  
我若深潜采珠人  
和狭长的蓝天、白云，翻滚涌动  
心怀火焰  
在下盘作业区  
多想偶遇那个女工  
约她去水塔街喝冰饮，看月亮

采场一日，苍茫十里  
有尘烟冲下山坡，有打铁声响彻体内  
运矿车蹲在远处，咳嗽了一声  
落日悬于铲臂，恢宏、深邃  
如遥远的故乡，更如我此刻的内心

## 不下井了

蔣寒

工棚里快翻天了，工人们一个个黑着脸。翻着白眼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目光最后都停留在工头老筑脸上。

一张张沾满煤灰的脸，似乎想让煤灰永远沾在上面，甚至融进肉里，那样才光荣、才自豪，那才是他们矿工的本色！老筑也没想到，科技发展这么快，机器人连他们这群人的饭碗也抢，让他们这群人以后咋办？咋办！

“真不是人！”老筑只能冲棚外刺眼的阳光大骂一嘴。让他们回到阳光下，他们怎么办呢！

采煤虽然危险，但都习惯了，有了感情，工友之间，情同手足，难分难舍。这下，智能采煤设备一上，要裁掉一半兄弟，老筑犯难了，好比割他身上的肉，裁谁，都疼！工友们谁愿成为那个“连挖煤都不要你”的淘汰货？似乎丢掉的已经不是一份工作的问题，而是一个人的人品问题。都诚信诚恳。

“头儿，机器应该不是人吧？”锤子提醒他，“可有的偏要拿他们当人。”老筑无可奈何。

老筑要去北京参加一个人工智能采煤的报告会，作为矿工代表，要他了解科技开采和传统开采的区别，感受企业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……他不想去又不得不去。面对一张张黑脸，他气就不打一处来。

“对啊！机器不用吃饭，可我们要吃饭啊！不下井，吃什么？”七嘴八舌，都劝头儿还是去听听，看“报告”些什么？

老筑很矛盾，“等我回来，一些兄弟就得离开工地了。”

都住了声，眼巴巴地望着老筑拿主意。没什么好拿的，老法子，抓阄儿，听天由命。可这个阄儿不能现在抓，得等去了北京后，听听专家们说些啥，好跟他们掰扯掰扯。

门口一闪一闪的，拎着头盔的兄弟陆续进来，耷拉着脑袋，之前在井下的那股子劲头，全被机器人弄没了。

“还没怎么着，就蔫了？”老筑有气，没处撒。撒吧！没准儿以后就没机会撒了，各奔东西了。

老筑扫了眼黑压压的一棚兄弟，接着撒：“都按照安排上工，站好最后一班岗！千万别让机器人瞧不起！”黑屋里的白眼球，相互碰撞着，都没见过机器人，



插画 胡文光